書隱叢說

書隱叢說卷之六

吳江袁棟漫恬著

經史子集

古今書集大約經史子集四種足以槩之而其體已各具於五經中易經中之經也書春秋經中之史也禮經中之子也詩經中之集也以是類推可已

乙丙丁

爾雅云魚尾謂之丙魚腸謂之乙魚枕謂之丁註云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𡙇觀鐘鼎字源古篆文所謂丙乙丁者其形十分形似並無毫釐假借乃知象形

之不誣也如以今之筆畫求之失之遠矣

終身戒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中人隱微千古龜鑑三者之中色尤宜審慎不但少時當戒即壯與老亦所當戒何則少時血氣未定不待言矣吾見世人有至壯而反甚於少時者或少時拘謹自好不敢爲非壯年磨鍊既久肆情縱欲或少時父師束縛未至踰閑壯年親亡師遠毫無顧忌此壯之當戒也有至老而反甚於壯時者或壯時利名心重碌碌不遑老年百事俱廢專心務此或壯時貧賤未遇有志不遂老年功成名

就惟我欲爲此老之當戒也所以三戒之中色爲尤甚人當終身戒之哉

徽欽棺木

宋徽欽北狩殂於五國城徽宗之尸爲金人投入石坑中欽宗之尸爲馬所蹂躪俱骸骨無存矣辛稼軒南渡錄中載之甚詳後宋朝求二聖梓宮金人歸之未知棺中之是否何如耳及楊璉真伽發掘宋諸帝陵寢二聖棺内一爲大木一段一爲大燈檠一枚合之南渡錄所云眞不誣也

宋祖誓碑

宋太祖混一之後立誓碑於太廟夾室凡嗣皇帝初立止隨不識字小黄門一人至夾室中焚香跪讀而已宫壼親臣亦莫有知者永著爲令天下終不知誓碑之爲何語也後二聖北狩太廟重門洞開臣民得縱觀之止有三行一曰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刑于市止可賜死一曰不得誅殺卿士大夫及言事者一曰子孫有不遵者明神殛之雖有三語其實止一語也末行是總束語中行是陪襯語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於小兒原有歉于隱微故爲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於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

英雄末路

耿精忠叛閩時有壯將某爲諸軍之冠　王師下閩某即遁去棄家爲僧時年三十餘耳枯禪閉關空諸一切年九十時尚能飲酒五斗炊米五升其妻尚在率子孫輩踪至僧寺某拒不見於佛前羅拜而去

王師之下閩也李之芳以十八騎踰仙霞嶺而閩師遂潰後吳江斗姆閣中有一僧乃十八騎中之一不知其爲僧之由但聞其日食斗粟啖肉數斤患腹痢醫戒其勿食肉僧曰寧有死耳肉不可斷也竟以痢死吁天下之英雄埋没者可勝道哉

燈焰未息

或問人家時見鬼形何也曰陰陽不正之氣也或以爲鬼或以爲怪其有時而成形者正氣爲人其形久間氣爲鬼怪其形暫猶夫海市蜃樓有形而無質倏忽消滅耳即再成形亦非復前形矣夫鬼亦陰氣之偶聚者偶聚豈能久駐故今日之鬼非昨日之鬼即偶然形似如人之面目相同不可執爲即此一鬼也若定曰某人之鬼更非通論某人已形銷質化矣即有强死魂魄爲厲者亦猶燈已吹滅而燈焰未息結爲烟霧耳然此烟已非燈矣豈可曰此鬼即是人乎

偶有未散陰邪形象雖似終非此人也乃此人陰氣之未盡散者也

泡影喻鬼

佛經以火電夢幻泡影喻人之身以此身而存于千古誠一瞬也故爲此喻耳然不若喻世間之鬼怪爲尤切也

霞天膏倒倉法

李時珍本草載霞天膏倒倉法凡有虛癆難治者可以立愈其法使病者處密室中不見風日以霞天膏緩緩計日而進令其或吐或瀉病在上者吐病在下

者瀉吐瀉之後其病已除乃以米飲緩緩計日而進令其復元此乃醫藥中奪胎之妙法也然或緩急失宜遂至殞命近聞蘇州某孝廉少年患病醫者以此法施之不能吐瀉結轖而亡嗟嘵醫道其可輕試乎哉

結姻擇對

人家結姻須擇門當户對者謂詩禮之家與詩禮之家聯姻安分之人與安分之人聯姻一則動靜之間所見略同二則往來之際蹊徑不別不然雖甚富貴於親情不洽於中饋有損若未貴而誇貴失富而誇

富侈靡之習大壞風俗尤宜遠之

五大夫漢壽亭

五大夫松蓋秦時封松爲五大夫也五大夫者秦爵名唐人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誤矣關公爲漢壽亭侯漢壽乃亭名不知者誤以漢字讀住至有壽亭侯之僞印亦可笑也唐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非也循襲不考往往多此病

珠㴸猢

康熙年間吳江村民入水得一蚌甚大剖之有珠猢

猻一枚能跳躍以索繫之時爲玩弄家道日漸豊盈一日食間置於案隅忽翻觔斗而去杳無踪跡其家亦落與岑文本上清童子事相類

名心未淡

魏土地記曰班邱仲賣藥百餘年地動宅壞仲與里人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于水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其人怖而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𡉏方人謂之謫仙也夫旣生死超脫如此名心猶若是其重乎其亦懼人之弁髦視我也嗟嗟名之累人一至於此余年來諸緣都淡所不能忘

者惟此名心耳觀之不覺慨然

。數已預定

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子靈公奪而埋之滕公至東都門掘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死遂葬焉高流之于滁州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下有流泉賴逢高流之葬我在高原高爲葬之高原上鄔君載麻叔源事同費孝先遊青城山訪老人于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焉老人使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

日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壊呂源守吉州修城掘得一棺旣棄之江中復得石誌于旁乃父葬其子之文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遊矣唐王果出爲雅州刺史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曰吾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熊博于崖崩處得一古冢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所潰邱墓甚多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銘曰姜

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即命遠其墓隋遣史萬歲南征見諸葛武侯碑下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過此南唐沈彬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刻云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紹興中天台水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其簿朱公俾令移徃山東瘞之役夫掘開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邵康節算牡丹某日當壞宴會之際果爲群馬奔鬬所蹂廣西平樂府天繪亭一日郡守欲易名清暉忽於土中得片石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遂已劉機貞祐亂後遷濟州刺史時民居官舍皆被焚復立州宅掘地得古冢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龍遵敘開吳淞江掘地得碑刻曰得一龍江水通明嘉靖中汴城廵撫命开百户脩月堤偶發一古墓磚上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开百户廵撫差來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劉太保秉忠墓明嘉靖中爲盜李淮等所發墓中有石盡勒諸盜名按石捕之無得脫者永樂初任芳知清平縣初入縣治鳴鐘鼓鐘忽破裂破處有赤文云此鐘若破任芳來坐蘇州盤

門伍祠神舊本立像况守易爲坐像舊像中有石刻
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二兄乃况也正德崩大
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
出焉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来毛乃弘治癸丑
狀元也義烏東平山宋劉豪墓隆慶戊辰裔孫重修
掘見尺磚刻晦菴卜墓數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七
八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絲
毫不爽周臬治水蘇州請毀浮屠取磚石以給工于
塔中得石符一帙曰此塔破于周萬歷中周玄暐爲
損邱令謁城隍廟見其傾圮命葺之於地得磚有朱

書篆文云大唐李道詮記其磚覺空中破視之有紙預記廢興年月日皆符合崇禎末宮中發劉誠意秘記得繪圖三軸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果一一皆符云張獻忠成都毀塔下有石銘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天下事固莫逃乎數然其術亦神矣

術未盡驗

明萬歷中武强縣有高塚爲人所發誌云北齊河陰太守皇甫興塚咸亨七年葬其陰複有刻云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周發之而發時僅七百餘年發者

復非王洛周術數之學亦有未盡驗者

占家不同

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今人往往不免於此然則將何所適從乎吾見其築室道旁三年不成而已矣

屈俗伸道

漢符融曰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吾薄於其親吁爲俗見所拘至不得

行其道義惜哉夫小德出入自不妨隨俗爲之夫子曰儉吾從衆若大綱大節自不得游移豈可委蛇從俗夫子曰吾從下家君立志堅剛先祖喪中家君居兄弟之幼毅然不作佛事雖日受謗言不恤也不亦屈於俗而伸於道哉

僧道鬬法

宋道君信奉林靈素林頗有術欲以釋教改從道教皆留髮頂冠執簡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五臺僧等與靈素鬬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元蒙哥時道士鬬佛法不勝髡爲僧西遊記中唐僧與鹿力大仙

等鬬法不爲無本

姏姆

晉書姏姆尼僧尤爲親暱姏姆謂婦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如今三姑六婆之類丹鉛録曰姏音鉗即俗曰姏婆

長橋烟水

吳江縣志載長橋上遠望洞庭列翠云云是前時爲烟水蒼茫之區今已闤闠縱橫廛市囂煩無復昔日之遐觀矣

明祖御容

明太祖陵寢在鍾山之麓　本朝撥置守陵人員門闕璀璨宮殿巍峩　三朝文勅煌煌鉅典殿中藏有太祖御容及馬后聖像后像非婦女不得見御容焚香拜啟士庶亦得瞻仰容貌奇古無倫天庭特出地閣超騰鬚鬢髯如戟宛似龍形古之所謂龍顏者其殆是歟聞尚有正坐御容一軸爲劉誠意手筆什襲藏焉今所見者乃摹其形似耳或曰其像方面大耳隆準豐頟與今時所傳畫像大異或曰內府所藏像乃美丈夫也鬚鬢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

相思草

相思艸一名烟艸又名淡肉果又名淡巴菰又名返魂草吸之可以破寂助氣無大利亦無大害前世未聞焉相傳起於明末今巳十室而九無論朝野雅俗良賤且波及閨閣矣用之者若刻不能忘即閒窓弄墨與夫工作勤劬者同飲食之不湏臾離焉豈習俗使然耶抑天道使然耶

竈閒土湧

吴縣王某晚入厨下見竈閒土湧起甚高急呼妻子共視湧猶不止覺其中有物持鍬鍤相與掘之得一

石棺啟之一泓秋水而已因共糜然重爲揜埋湧土隨隱後亦無他

得失有命

江南巨盜刼掠多貲往往以空棺盛之或置林莽或置湖濵爲人致疑終不敢動不日間即爲官捕所發者在在有之余鄉同里湖中有洲曰羅星洲寺垣後蘆葦淺澨中忽置一棺余弟家僕偶過其旁從而訝之云是人所日經之地且非置棺之所其形狀位置俱屬可疑意爲必是盜所埋貲也心爲之動返棹時毅然作艤舟之計一掀蓬間忽然面前昏黑頭目旋

暈以是而止他日聞有人偶爲風蕩直至棺邊意亦生疑試手探之得一囊焉欲繼取之手如膠粘不能舉不日即爲官捕搜獲而去信哉得失之有命也幸得之者多寡亦有命也

不爲境困

人之致死者由於禍患臨之疾病侵之憂傷憤懣交中之所以不得終其天年耳禍患疾病天爲之然必有所由致憂傷憤懣人爲之亦必有所消釋能審慎於禍患疾病之來路能開豁乎憂傷憤懣之去路天下誰得而困我哉

范增龔勝

殺身成仁君子立身之大節明哲保身亦知者全生之要道范增不見信於項羽遂至疽發而死其義非不甚正然而有譏其褊者龔勝年七十九不應王莽之徵不食而死似無可議然有老父哭之曰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老父之見高人一等矣以褊者不能效五湖之蹈天者不能從赤松之遊也

容容多厚福

義理之是非胸中必當了了所謂致知格物之學也人世之是非外面不必了了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也不甚了了者容容多厚福高人一等往往人情所難直不疑爲同舍郎償金告歸者来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慚沈麟士爲人認屐而曰是卿屐耶後得屐送還而曰非卿屐耶卓茂爲人認馬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劉寛爲人認牛有頃得牛送還謝之寛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愚公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隣人以爲愚彼數子者豈真愚哉亦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容容多厚福耳得老氏退一步法

行仁用智

聖人行仁無義以輔之則仁不行釋氏偏乎仁枯禪之寂處山林也然斬斷葛藤亦有義存所以其教行乎中國聖人用智無禮以運之則智不公老氏守其智後世之流爲兵刑也然以退爲進不失其禮所以漢世得以致治

鴈帛鰐魚

蘇武留匈奴鴈帛傳書乃漢家設言得之上林中耳元郝經爲賈似道所羈真有鴈帛傳書事韓文公潮州祭鱷魚欲操强弓毒矢以盡殺之亦文中設言以

恐之耳宋陳堯佐謫官潮州鱷魚食人網而得之鳴鼓告罪戮之于市有戮鱷魚文此二事者前人草創若爲後人藁本矣

○肺病遇醫

余內父王孝廉偉岳公棣籍隸浙江康熙丁酉杭州鄉試場前夜讀天暑裸體爲晴風吹入背間肺竅穴爾時不覺也忽發寒疾噤噤不止昏瞶彌甚某姓老醫年耄有疾久不診視勉以病者束置肩輿徑造其門醫者聞異鄉人且應舉者乃首肯之遣子弟延致齋中坐定良久侍者先陳設茵褥于榻數重逡巡侍

婢四人扶掖而出不爲客禮徑卧茵榻呻吟久之然後命扶病者至榻就診畢口占藥方附桂人參分兩頗重命録之且曰此病乃是風傷肺腧穴極寒之症非極熱不治若早服些微凉藥巳不治矣汝輩慎無疑此方也先取一丸藥納病者口中約歸途間噤噦立效果如其言至寓急服其方一藥而愈臨場無恙是科乃獲雋焉以見醫藥之不可亂投而肺腧穴之尤宜愛護也

病中聲息

雍正癸夘内父臨終前數日神識昏瞶中忽自嘆曰

不謂映薇遭此一變也時內父族侄映薇在都應恩科會試傍人訝之急問所謂乃曰汝輩尚不知耶越日而歿殮畢映薇凶問至焉嘆語之時乃映薇在都已物故矣嗟乎與死相鄰之際聲息相通如是之速耶

赤白石

水經注云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沉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此等事爲後世稗官荒唐之說粉本而西域幻人吞刀吐火之

術所自來矣

琴操語

琴操云齊杞梁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然則騷語亦有所自也

○心之神明

心者神明之舍謂義理之所在也天地間正氣充塞處謂之上有神明不知此心正氣充塞亦有神明上有神明非有衣冠面貌自有一段凜凜可畏處心之神明何獨不然人徒懼冥漠不可知之神明而于吾心惺惺常覺之神明反欲蔽而欺之其亦何歟

○夏草冬蟲

昔有友人自遠來餉予一物名曰夏艸冬蟲出陝西邊地在夏則爲草在冬則爲蟲故以是名焉浸酒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余所見時僅草根之枯者然前後截形狀顏色各别半青者僅作草形半黑者畧粗大具有蠕蠕欲動之意不見傳記書之以俟後考云

陸仲和

明沈萬三爲人陷入胡藍黨大獄波及其壻陸仲和仲和居吾鄉同里鎮家甚富饒第宅中有走馬街梳櫳橋飲馬橋諸勝尚存其宅址已廢爲民田蕭寺矣

誅夷抄没時僅藏一嬰兒於水溝中出後有登科第者至今書香不絕

理直氣壯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某之禱久矣聖人只是天理上做工夫所謂理直氣壯者是也今人天理上本是虧欠却於冥漠不可知之地多行諂媚冀其有援亦奚益哉禱於正直不祐非類若非正直何能祐人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二語可破千古疑團可定千古趨避可爲千古烱戒

仁不徒行

仁義不可偏廢失其仁秦隋之所以亡國也偏乎仁宋襄之所以致敗也世世情澆薄仁道不能單行爲之慨然是以古昔聖賢貴行仁之有術也

工穩爲貴

作詩務以工穩爲貴穩字尤要緊工是天資即初學可得一二好語穩是人力非學力到者不能辨也

牡丹亭本

睽車志曰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輙云所居在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

而至居月餘乃曰妾乃前郡倅馬公之女小字絢娘
死于公廨叢塗于此今將還生君可具斤鍤夜密發
棺當如熟寐君但呼我小字當徵開目放令就寢旣
寤即復生矣再生之日君之賜也士人如其言果再
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辦裝遁去其後馬倅來衢遷葬
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莫知所以有一
僧默疑數歲前士人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
子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
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吾書寄父父遣老僕
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畧述本

末而隱其發棺一事焉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弟遣人問勞之而已湯若士牡丹亭乃全用其事

木棉

尚書蔡傳曰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南史曰高昌國有白氎花可作棉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樹秋深開花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輟耕錄曰閩廣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元時初無踏車推弓之製黃道婆自崖州來

教之以法江浙所在多有木亦低小名曰木棉布且直名曰布編氓匹婦拮据不遑而其利人多矣今江浙多木棉艸秋作紅黃花如秋葵非如廣南之木棉樹也

○盡人謀通下情

宋初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其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夫人情雖不齊要歸未嘗大異即有異同其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況各各條具利害則此事之始終本末已瞭如矣何患剛愎自用之弊耶前此苻堅肥水之敗後此王

安石新法之行俱不遵是道也

謝絶世事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向平曰當如我死家事勿復相關是謝絶世事則讀書行樂處處從容不然往往爲催租人敗興意輙斷續有何佳味

早年人事具備

宋范宗尹三十二入相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享年雖不永人間之事具備矣噫皓首而孤獨貧窮者可勝道哉

性命

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人都不于義理上講求言性則以氣質爲主而曰我性如此言命則以氣數爲主而曰命也如何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性之性謂命之命正指氣質之性氣數之命而言俗見紛紜如此所以君子不謂也君子亦惟于義理之性義理之命上做工夫耳故曰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命也

性以生心

心是塊然一物無是性以生之則心不靈故性字從心從生性者生心之謂也性則心所具之理有是心者無不隨心而賦畀猶果核中之仁有是核即有是仁也昔人所以以果仁喻人心之仁也雖有偏全厚薄之不同總没有無是理的即禽獸草木無是生生之理又何以爲生有是生則有是理故曰性以生之也

栢人彭亡

岑彭與吳漢入蜀次彭亡聚知而惡之日暮遂爲刺客所害唐李懐光叛逆至埋懐村爲馬燧斬首宋張

邦昌僭號大楚賜死平楚樓下此與柏人者廹於人也事相類亦適逢其會耳

魚尾鴟吻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其像於屋脊以厭火災故有作魚尾形者鴟吻乃是龍種九子之一性好望者

。長松愈風

有僧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忽有異人教服長松乃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蕣芜三五寸味微苦

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虫毒僧採服之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本艸及諸方書並不著朱弁曲洧紀聞云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効世人所不知姚福青溪暇筆云上黨雁門出一草藥名長松能治大風東坡詩注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茆似此非僅松根之謂矣

○天理撑持

天地間雖是一塊氣機却是一團天理有理則氣可凝結天高地下純是一團天理撑持孟子曰塞于天地之間非虛言也實實有此理充滿于天地之間所

謂浩然之氣是一團天理理則輔氣以行者故宇宙間天理昭彰奸回斂跡自然天清地寧日月光華人世中天理滅絶人欲横行到至極處乾坤亦有毀日天理滅絶則乾坤亦撐持不住易所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是以人君而天理滅絶者無以撐持國家而國家毀士庶而天理滅絶者無以撐持一身而一身毀推之于一方一家亦然天理滅絶不能撐持實在如此猶之居室而棟折榱崩焉能撐持哉曰氣數使然曰以理感名者猶虛也至如因果報應之説則愈淺矣雖禍福之來百中失一或有不盡然者此亦

偶然之事不可以此爲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正謂是天理滅絶不能撐持之故耳

。宿秀二音

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舍皆有止宿之意說苑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當讀如本音焦氏易林云天官列宿五神室屋宿與屋叶韻可見人有讀作秀音者二音原可通用或借之以叶韻亦可不可專讀秀音反以古音之讀如本音者爲非以俗尚之讀作秀音者爲不可易也

○治生爲急

汲冢周書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又云量入以爲出此數語是第一要緊事人盡能之則家給人足恬熙終老矣所以許衡曰讀書人以治生爲急也

○薛瓚

裴駰史記集解序曰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按水經注中引書有薛瓚漢書音義是知瓚姓薛也

有以爲干瓚者有以爲傅瓚者非也

三宥

人家婢僕有過雖難盡廢鞭朴之事然有心者則加之無心者則恕之聖世有三宥之文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晉人所謂力有不及可以情恕是也陶靖節曰彼亦人子也其善視之言最忠厚令人奴婢固多不循禮法者然此輩又要降心以觀如瑣屑無心之過必行鞭朴有心作惡反置罔聞不亦是非倒置乎

紅雨

李長吉詩曰桃花亂落如紅雨紅雨二字人徒嘆其形容之妙不知其有所自也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命宮人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然則飛花如紅雨乃蓮花似六郎之謂耳

太素脉

宋醫者續坤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古者善醫多矣不過視徹膏肓心解分劑未聞評診脈候與蓍龜之能也今有傳其術者謂之太素脉云

繞指柔

雍正中有遠人持一寶刀求售其貌不甚光澤據云用力屈之如鉤環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試之果然因無力未能得之豈張景陽之所謂舒屈無方者耶明嘉靖中胡宗憲有軟倭刀長七尺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唐天寶時有軟玉鞭屈之則如環伸之則如繩亦異國所獻鉄玉最堅剛之物能屈伸之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信有之乎

父子名人

古來父子俱爲名人者漢周勃子周亞夫枚乘子枚皐劉向子劉歆王逸子王延壽司馬談子司馬遷班

彪子班固崔駰子崔瑗孫崔寔張奐子張芝應奉子
應劭姪孫應瑒黃香子黃瓊曾孫黃琬李郃子李固
盧植子盧毓鄭興子鄭衆陳寔子陳紀孫陳群劉梁
孫劉楨孔宙子孔融諸葛亮子諸葛瞻魏鍾繇子鍾
會王修子王褒王朗子王肅阮瑀子阮籍衛瓘子衛
恒孫衛玠吳陸遜子陸抗薛綜子薛瑩晉王羲之子
王獻之范甯子范泰孫范曄王銓子王隱葛玄孫葛
洪孫楚孫孫綽裴松之子裴駰羊權孫羊欣周舫子
周處嵇康子嵇紹山濤子山簡阮咸子阮瞻阮孚齊
王曇首子王僧綽孫王儉謝靈運孫僧皎然北齊顏

之推孫顏師古梁庾肩吾子庾信姚察子姚思廉隋
王通孫王勃唐歐陽詢子歐陽肅歐陽通張說子張
均李播子李淳風李栖筠子李吉甫孫李德裕蘇瓌
子蘇頲杜審言孫杜甫褚亮子褚遂良賈曾子賈至
崔日用子崔宗之韓休子韓滉段文昌子段成式李
邕子李善杜佑孫杜牧韋安石子韋陟李程子李廓
皇甫湜子皇甫松竇叔向子常群牟庠鞏包融子包
佶包何楊凌子楊敬之蜀黃荃子黃居寀宋蘇洵子
蘇軾蘇轍孫蘇過蔡元定子蔡沉曾致堯孫曾鞏岳
飛子岳雲孫岳珂范仲淹子范純仁邵堯夫子邵伯

温米元章子米友仁明文徵明子文彭文嘉曾孫文震孟黃省曾子黃姬水歸有光子歸子慕數家而外不可多得

詩下轉語

東坡賀子由生孫詩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余爲下一轉語曰無病一身輕有書萬事足

詞調

詞之有小令中調長調非古也自後人目之也猶詩之有初盛中晚亦自後人目之耳

書隱叢說卷之六終

書隱叢說卷之七

吳江袁棟漫恬著

處處見道

聖賢立言垂教處處有道讀書諷誦之餘亦當處處見道易象示人活潑潑地毫無執着惟道所在猶引詩之斷章取義觸處見道學者知易象之垂戒引詩之觸類其庶幾於道矣

項羽

項羽之敗有三端一由於范增之死如人犯失心風之病一由於彭越之截糧如人病後又復手足拘攣

咽喉閉塞一由於張良之因其飢而遂取之一策末後劈心一拳無復起色也羽之强暴自誇固不待言然直率處頗多惟不免失之愚耳

琵琶記本

唐牛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高則誠琵琶記以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成之用雪伯喈之恥後人有以王四事擬之者未知然否

纒足

纏足昔人云起於李後主窅娘而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麗情集載唐郭華吞鞋而死店主于喉中扳出紅繡鞋一隻使如男子之鞋安能入于喉中耶馬嵬老媼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是唐時已纏足矣雜事秘辛云底平指斂約縑迫素是漢時已纏足矣而弓彎則起于後世也有云起于帝辛時妲巳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未知有據否

邪不敵正

唐會昌中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屬

州境亢陽時有郭天師者女巫也僉請祈雨惟謙迎之翌日語惟謙曰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虔懇至誠三日雨足矣至期無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爲爾再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而已及期又不雨巫乃驟索馬欲去惟謙留之乃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謙宿誡左右曰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明晨別有指揮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郭已嚴飾歸騎常供不設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

久當湏斃在兹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潭水合縣駭愕俄頃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詔書褒美寵賜章服焉宋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複門綉泊人莫得窺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擒殺悉盡毁其祠妖狐遂絶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推官州之天慶觀有蛇妖郎將以下日兩往拜人以爲龍也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石介作擊蛇笏銘邕州交冦之後

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輙自動揺晝夜不息人情甚懼有司具以上聞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迄無他異
程明道爲鄠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羊角禪師善呪術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張昪至任有老婦訴僧呪其子公令擒之僧預知之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至縣詰責備至僧乃自死又如武三思姬素娥見狄梁公而隱形吳興

項王廟神遇蕭琛而絶響芮城棗樹逢王度而怪絶西域胡僧呪傳奕而自斃皆邪不敵正也

西樓記

世所演西樓記傳奇乃吴郡袁籜菴所填詞沈同和雄豪一鄉凡新到妓女必先爲謁見穆素徽者頗有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頗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爲不懌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如崔千年之於紅綃妓也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揣袁之情聞袁之語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徽爲報先是

沈生屢呼穆同遊穆頗厭之是日沈與穆又同遊虎阜馮單身徑造沈舟覓穆而去僕從不能當也沈甚不平爲興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中惆悵無聊爲作傳奇袁乃于鵑切也西樓至今尚在吳江縣城外

令節不定

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宋太平興國中詔曰習俗用六日爲七夕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唐文宗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

也蘇東坡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然則令節亦可通融移易耶今但以五月五日爲端午七月七日爲七夕九月九日爲重陽也

倪迂潔癖

倪迂有潔癖凡客去必拂其坐爲之雙篲交下不知遇三日餘香之荀令爲何如不知遇囚首垢面之荆公更當何如

雀巢

燕來時有雀亦巢於梁棟間且當客坐上余惡而逐

之謂雀之鄙賤不當效鳦鳥之棲止則巢也非其倫且從來燕巢人室而雀巢簷隙則巢也非其地古云蘭生當堦則鋤而去之況此不當去聲之巢而當客坐乎童子隱有毀成之慮余諭之曰無慮也凡事論其當與不當耳人之有罪者尚流放之況雀之不當巢者乎旋毀其巢而有鼠潛其中日後雀雖有卵必為所攫是毀也乃正為德於雀矣正所謂安知非福者歟雀正宜安分而巢於簷隙矣

父子同名

周厲王名胡僖王亦名胡蔡文侯與五世孫昭侯皆

名中漢廣平王德長子亦名德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其子亦名屈隋羅靖之父先名靖林邑王范揚邁子亦名揚邁明劉江仍其父名俱不可解至於吳周章之弟亦名虞仲則未免傳訛也

人生如四時

人生六十年大約如四時始生至十五知識漸開如春之勾萌甲拆十六至三十人事紛紜如夏之發揚舒洩三十一至四十五謹密老成如秋之歛華就實四十六至六十料檢釋擔如冬之凝結歸藏其中以五年配一月以二月配一日大畧相等過六十以往

名韁利鎻得以息肩適性怡情游行自在翻如枯木之再逢春也

酎金失侯

漢武帝時列侯坐酎金失侯百餘人酎金者謂助祭之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也少不如斤兩乃戥頭輕之謂色惡乃銀色潮之謂甚矣人之貪小便宜也而漢法亦苛矣哉

周處碑

無錫周氏家譜中載晉周處碑一則云是陸機所撰王羲之書現立於義興讀者致疑焉謂陸與王異世

不應一撰一書也予意平原撰文右軍書後日書之刻石無不可也考其年月周處與陸機同歿於晉惠帝時而周實先焉陸之撰文亦無不可士衡文集有周孝侯墓碑一道但末云建武元年贈官大興二年窆葬元帝時陸已歸泉矣不應更有此語也况處及齊萬年戰敗而死而碑云囬疾增加奄延舘舍何也

○不求奇功

狄青在涇原與敵戰大勝追奔數里敵忽壅遏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止之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

知非謀軍已大勝得之無所加重萬一墮其術中悔之無及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是也可以爲持盈保泰之鑒焉今人罄其資財以泛海轉販外國取利曰飄洋獲利之時或倍蓰什伯焉然卒遇暴風往往資財蕩盡且至微軀不保者所在有之甚矣人之當戒貪而守廉戒進而守退戒險而守平也

○奕棊

奕棊之設其來遠矣文人逸士往往用此消遣歲月但今局用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位而古局用十七

道合二百八十九位見邯鄲淳藝經唐時十八道見柳子厚記此古今之不同也唐宋時象棊縱横皆十一路今縱十路横九路未知昔之二路置何物也晁無咎圖局有十九路子九十八温公又有七國棊圖路子亦同

分縣

雍正四年以蘇松常三府中縣務繁劇添設知縣以分轄之蘇之長洲則分元和吳江則分震澤崑山則分新陽常熟則分昭文松之華亭則分奉賢青浦則分福泉上海則分南滙金山則衛外增縣常之武進

則分陽湖無錫則分金匱宜興則分荆溪太倉州改爲直隸州太倉則分鎭洋嘉定則分寶山所不分者惟蘇之吳縣松之婁縣常之江陰靖江太之崇明四五邑耳而上海海濱先有城曰南滙以營弁處之至是即以爲縣乾隆八年又省青浦之福泉焉

唐詩用字

唐詩中用字有用格是者隔是者猶言已是也如今格是頭成雪隔是身如夢是也有用遮莫者猶言儘教也遮莫鄰雞下五更是也有用匹如者猶言譬如也匹如元是九江人是也有用爭肯者猶言怎肯也

使君爭肯不相思是也有用至竟者猶言到底也至竟江山誰是主是也有言底事者猶言何事也至竟息亡緣底事是也有用底用者猶言何用也銀印可憐將底用是也有用得得者猶言特特也親故應須得得來是也有用阿誰者猶言何人也葉上題詩寄阿誰是也有用著莫者猶言惹著也梅香著莫人是也

自負不淺

高祖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光武知讖有劉秀之名乃曰何由知

非僕耶自負固俱不淺然項較粗故弗克有焉

南邦黎獻集

鄂中堂爾泰之任蘇藩也篤好文學從前督撫藩臬觀風兩藝外例有詩賦二題若不經意也鄂時觀風四書三題外詩文賦頌序論箴銘共十餘題吾邑諸生顧湘南我錡拔爲通省之冠諸與試者蹌蹌濟濟無慮數十百人鄂爲延致春風亭飲酒賦詩嘯歌論答終月而罷爲梓南邦黎獻集十六卷悉載諸人考試之文暨春風亭酬唱之作彬彬可觀斯亦一時之盛事也湘南前在陳狷亭沂震先生山東文幕中與

狷亭曁周漢荀龍藻嘉興高大立孝本唱和成海岱聯吟四卷後受兩江督臺尹公繼善之聘與修江南通志及尹任雲督時萬里修書延聘爲五羊院長湘南已下世矣惜哉余以攺杜詩輓之云久有文章驚海岱屢勞車馬駐南邦盖實録也

芭蕉

芭蕉艸本而有幹者抽心成葉葉盡則開花花瓣間有囊數十中有露甚甘美故一名甘露凡艸以一歲爲春秋春夏開花至秋黃落芭蕉以三歲爲春秋未開花時至冬凍死則已若愛護之三年後必開一花

花盡後不論何時榦亦隨朽余性喜芭蕉屏石間間植數本歲歲有花不足異也有值冬而花始放者護之至來春大放如往年非死灰復然乃生意不絕之故也

續左傳類對賦

周誠哉慎與余爲總角交力學寡營洞悉古今詩文甚富所著續左傳類對賦一卷脉理魚貫篇什蟬聯較難于徐秘書所編蓋徐文破碎宜於散記周文條理宜於長誦耳宋有毛友左傳類對賦六卷今有梁溪王武沂繩曾春秋經傳類聯一卷周又著春秋說

疑若干卷

忘書刺名

朱漢直穆先生入都同男某修刺謁朝貴不值刺上忘書其名朝貴答以詩曰幸有令郎名姓在不然何處訪先生朱能詩我邑人

天漢非河精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余謂天漢非河精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墳曰天川漢地川河然則天有漢地有河乃相列成文非河精上映爲漢也至於河與天通槎犯天河之說本屬荒唐不必置辨也

○飛走通稱

爾雅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書曰牝雞之晨詩曰雉鳴求其牡又曰雄狐綏綏古詩云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是亦可飛走通稱也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鱗總可謂之獸也華陀五禽之戲是虎鹿熊猿亦可謂之禽也

不貴多言

史記河間獻王德傳曰好儒服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止十九字而王好學之衷盡情描出則文章不貴多言也後世傳誌動千百言是亦

不可以已乎

○河間好儒術

漢景帝有十三子爲王其間好儒術者僅一河間王而已其餘或好宮室或好音樂或好氣力或好法律或好內可勝嘆哉

唐詩熟用

唐詩有極淺俚爲人道熟如常言俗語者人或昧其由來如待余心肯日是汝運通時太宗詩也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詩也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聶夷中詩也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

人李山甫詩也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
也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
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來明日愁亦羅隱詩也或作權審詩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賀知章詩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
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林寛詩也伯勞東去燕西飛薛濤詩也一朝權入手
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
道詩也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主謂沈后語也
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蘇軾詩也此去

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宋張子惠贈謝疊山詩也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朱萬年詩也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警世詩也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蔡州道人詩也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古樂府三叟詩也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

漢文帝時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煞有一片苦心吳王此時已有異志若任其詐恐為天下所窺若窮其詐不免骨肉之傷故賜之几杖以代彼彌縫之則在我不失親親之道於體統一無傷碍在彼媿𢛛心

安漸可消弭異念實在是忠厚待人善處之法令人所謂詐呆是也詐呆煞有用得着處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耳至於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未可謂以德化之也

後爲君稱

古以后爲君稱夏稱夏后氏詩曰后王君公禮内則曰后王命冢宰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皇大也后君也自曲禮有天子之妃曰后之文後世以后字爲后妃之后而皇后字專屬之母儀矣詩序言后妃之德或係文王與太姒並稱耳

男女名互相似

婦人名似男子者衛少兒衛子夫陳君夫善相馬王政君顯宗女名男順宗女名成男劉義王劉紅夫路惠男章要男袁大捨晉武楊后字男徿女仙石公子范成君唐崔公逵能詩三原孟媼號張大夫

男子名似婦人者女媧氏處子周時辯士馮婦徐夫人丁夫人漢武時人魯女生華陀傳右師細君漢博士樊崇字細君尚婢婢

○西洋畫

畫家佈置屋宇桌椅等例用側筆以取勢西洋畫專

用正筆用側筆者其形平而偏故有二面而四面具用正筆者其形直而尖故有一面而四面具在陰陽向背處以細筆皴出黑影令人閉一目觀之層層透徹悠然深遠而向外楹柱宛承日光甁盎等物又俱圓湛可喜也其法視古爲獨出心裁矣畫鑒云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絹素今所傳者乃歐邏巴人利瑪竇所遺畫像有坳突室屋有明暗也甚矣西洋之巧也然豈獨一畫事哉

傳寫之訛

傳寫之訛陶靖節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天無干歲

蘇魏公東山長老語錄序廁足致泉對因蹄得兎誤作側定政宗字句之全訛者多矣豈獨一都都平丈我而已哉

議論行文

太史公伯夷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屈原列傳三篇純以議論行乎其間雖非列傳本體然出沒變化低徊感慨讀之令人忽然髮豎忽然淚垂是千古有數文字

戰國幸姬

戰國時人君往往有幸姬幸姬往往能暗爲人援如

張儀令靳尚援於鄭袖侯生使信陵援於如姬孟嘗使人援於昭王幸姬無不各得所欲而吳王之寵姬爲孫武軍法從事夫差之西施爲越君破家亡國甚矣吳宮之不利也

。僞舉人僞摘印僞抄沒

吏胥作奸雕僞印者以瞞官而欺民奸猾鬬訟立僞𢍰者以利己而害人不肖者有盜心鎔僞銀則以貨易而羅網此等歷來有之所以律設明文也余前聞有僞舉人僞摘印僞抄沒之事吳江馬某幼習舉業久廢棄貧窮不堪於放榜後忽指浙江鄉試榜中某

名爲已之頂冒倖中者以吳江之冒入浙籍者衆且隔省無從細考也囑報人呼號至家鄰里震駭有相識者詢其本末疑其學問乃僞云偶有監單賃以進場而文藝實是抄襲舊文倖而獲雋因出所售三藝果是舊文乃預搜以應求者由是親友快憤各半不免慶賀紛紛而邑侯亦與之周旋餽贐焉意氣揚揚者累月矣後有吏胥往浙公幹適泊舟於馬所冒中之名之門正在延賓演劇試詢何人知爲新中某名吏深訝之而馬從此敗露焉某縣有群盜裝束如憲司差官持令箭挾虞侯乘馬冉冉至縣云上臺遣某

摘取縣印幸見付縣官不及致辨悚惕歎息而付之差官收印後旋檢視庫帑縣官亦惟命孰知其捆載庫帑棄印而去也後聞於上官爲削職焉崇明縣在海外有巨盜數百人口稱奉旨抄沒某鄉宦家鄉宦者舉室驚惶屏息悚待而縣中駐劄總兵官奉命惟謹縣尉等奔走不遑閱日冊籍捆載一一齊備方擬舁之渡海總兵遏之云是有例存貯當地衙門然後請旨督撫近則存貯督撫衙門督撫遠則存貯總兵衙門使者何忽遽爲孰知此正中其所忌也遂委之而遁然後知爲盜焉鄉宦驚魂方定衆員恍然若失

而鄉宦者乃以金珠之遺棄咎總兵而總兵爲一一承當不敢致辯焉人情愈出愈奇前世所未聞也

對句

舊有對聯出句甚難其對余偶綴之亦未甚穩愜也出句云飢雞盜稻佟童拾石打飢雞對云飽鵓騰藤濮僕揪軒驅飽鵓又句云六木森森楊栁梧桐松柏對云三田畾畾町疃畝畆菑畬又句云一盞清茶解解解元之渴對云三章妙曲樂樂樂官之音又句云燕語鶯簧歌雁字對云松針栁線貫荷珠

異相

陳霸先鬢生於骨宋蔡京胸骨隱起卍字寸餘相之異者俱於死後知之至於女子之心成癖石中有畫圖如好女凭欄看玩山水之形者尤爲不經見也

文法變換

易雜卦豐多故親寡旅也論語迅雷風烈必變文法變換後世得之爲吉日兮辰良離騷又得之爲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也荔子碑

治盜之法

漢武帝末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立法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之法而寛者往往收其效嚴者往往遁其情武帝之法之獘後世之通弊也治國者固宜留意治家者亦當諒情焉

史記世次不可盡信

史記序三皇五帝世次歷唐虞夏商周世數長短必

有疎略處不可盡信最難憑者舜娶堯女爲曾祖姑族服未甚疎遠聖人不應如是周歷夏殷千餘年僅傳世十六使俱壽考無世世六十外生子之事也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之世與史記畧同而不言出自黄帝歐陽氏曰遷于漢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媪而忘其姓况三代以前二千年所傳聞者尚足據乎此言可釋後世之疑矣丹鉛總錄云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壐台壐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

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異世同符

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志節皎然誠足炳燿古今北魏于什門留燕二十四年宋洪皓留金十五年朱弁留匈奴十九歲元郝經留宋十六年皆異世而同符也

南門星天孫星

史記亢南北兩大星曰南門謂在天之南如門然也

又有星曰天孫謂是星主帝女猶前星之主太子也而後世遂有南天門待漏與天女下嫁牽牛之說矣

便於卜筮

今世所行文王課用六十四卦以乾金甲子外壬午等傳之以乾爲天等句分世應爻并以六壬中父兄官子與青龍白虎等神將割其半以傳之以觀吉凶謂之易卜寖失古意然頗便於民相傳戰國王詡號鬼谷子所傳漢京房易傳中略備或云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或云自京房始

○霹靂生金

順治初年吳江知縣孔𧗠祖爲盜所戕　國家以邑民不肯救護令下屠城城門未閉閭巷相告因有自城縋下墜而傷死者城門擁擠逃遁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令行之後搜羅縛跪駢首就戮而已是時天清無雲方欲行刑忽然霹靂一聲直震監斬案前大驚色變少頃曰吳江百姓有命霹靂再震言已又轟然震焉遂行赦令一城之人盡獲生全視前之墜而傷死踐踏而死者生死固有命在也

廣東地濕

廣東地土卑濕霉潮異常終年如此人家往往置高

樓宴坐延客人人着屐以登處處如行雨中也下層器物偶不檢收即致毀腐聞有縣庫銀錠爲霉氣所蝕亦致消損誠異事也夫銀埋土中千年不損於剛柔燥濕之際忽變其初質焉人可不謹於習染哉

○利令智昏

漢景帝時吳王濞有反謀與膠西王卬要結並起中分天下膠西群臣諫曰大王與吳西向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此等語不待智者而始决尤妙在兩主分爭患乃始結二語夫計天下事當就

始終成敗而計之不可徼倖於目前也如善奕者欲置此子先筭到幾子之後可以無斃然後置之不然寧退毋進也如此老成之言尚不見聽立見其敗豈真出於下愚哉乃利令智昏耳

道士合丹

隋煬帝令嵩山道士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之西遊記中比邱憐子事用此

烏鵲鵲聲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

聲則噚而逐之豈人情意擬之不同耶抑鳥鵲南北之各異耶聞東方朔所著鴉經占烏之鳴者先數其敂然後定其方位以决吉凶葢不專於一說也墨客揮犀曰鴉敂吉凶不常鵲敂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

先求生路

唐魏徵曰隋煬帝信虞世基賊遍天下而不得聞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此二語恰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對針善奕者唯恐其死先求生路不善奕者以爲無往非生路而不覺巳陷於

死機矣

量入爲出寛而有禮

昔人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所以作家治生一道最是難處强者苛斂以肥身而聲名大喪弱者冐昧以狥人而家道中落惟處强弱均平之間爲仁富兼收之術最爲上等富者不必多藏爲富也量入爲出四字足以致之仁者不必姑息爲仁也寛而有禮四字足以措之治生者其務法乎此哉若三年耕無一年之食者一遇冠婚喪祭大事束手無策矣力田者必有豐年惟於豐熟之時堅忍留餘則餘三餘九可以

稍掰大事而不致掣肘之患也

銅雀硯

余前得一銅雀硯形制如常並不類瓦直是磚甓但紋理極細腹有七字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字甚古朴額有宋柯九思一銘云土以成質金以成斂陶于水火得石之精藏之山堂永壽吾銘筆亦遒勁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雖非銅雀真瓦巳是古物中有微凹聚水不涸且可隆冬不凍宜乎柯之寶而銘之也考鄴中記曰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葢東魏北齊也又

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已爲唐賢所珍矣

雅琴不當入俗調

古樂盡廢惟琴歸然獨存然琴雅樂也轉軫調絃以之涵泳性情以之怡玩風月莫非雅人深致有闌入俗調者乃以古樂之僅存者而儕於三絃四絃之儔豈謂朴古之音不如靡靡之可聽乎亦不知夫琴之原矣然東坡曰琴非雅聲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似此則又無怪其

靡靡矣

高人一等

人家子弟幼時恐其不習舉業無向上之階長則又患其專習舉業雖有向上之階終無師古之志幼時恐其不曉持家無治生之術長則又患其太曉持家雖有治生之術終無曠達之觀爲父兄者憂患其無已時乎然患其專習舉業太曉持家者子弟固已馴良而父兄之見亦高人一等矣

筭數

容齋引淮南子中有筭數之語三九如九九三四十二

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
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
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蘇秦說齊王辭三九
二十七漢書律曆志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八八
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漢志注二八
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然尚有見
於大戴禮者二八十六二七十四九九八十一八九
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
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十八春秋考異郵二九十
八三九二十七三七二十一運斗樞五七三十五馬

融傳七八五十六蘇秦傳三七二十一國策九九八十一通典五七三十五魚經六六三十六齊書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故并書之

○成敗有數

成安君不聽李左車韓信之幸也慕容超不聽公孫五樓劉裕之利也項羽不用范增之言漢祖以興夫差不用子胥之言勾踐以覇逗破機關未嘗無人在乎用與不用耳雖曰智力有不同然而成敗莫非天也

○坼剖而產

楚祖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然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日創合母子無恙按昔人云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老聃踊左釋迦踊右又李勢末年馬氏從脇生子子母無恙李宣妻生兒從額瘡中出宋武時楊歡妻從股中生宋莆田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明徐州婦肋下生瘤産兒是可証已此等事乃是世間之變體旣曰變體天地之大何物不有豈必以陸終之坼剖拘拘致

辨哉

○西域取經

漢明帝時遣使往西域取佛經晉僧法顯亦往焉有佛國記唐太宗命陳玄奘西域取經有西域志十二卷唐僧義淨咸亨初往西域遍歷三十餘國經二十五年求得梵本四百部歸譯天后中宗并製序明太祖命僧宗泐往西番取經十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邱處機西遊記盛行而世遂豔稱玄奘事矣

書隱叢說卷之七終